

目錄

- 一、一個回憶晚會.....
- 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
- 三、兒童時代.....
- 四、在工廠裏面.....
- 五、回村之行.....
- 六、在基也夫.....
- 七、德拜索夫將軍夫人.....
- 八、新廚子.....

二一八五〇七五三一

九、將軍夫人的客人們	二四
十、歡樂的日子	二七
十一、二月革命	三〇
十二、一個意外的會見	三三
十三、在門口上	三六
十四、新生活	四〇
十五、十月時代	四五
十六、回到基也夫	四九
十七、在前進中	五二
十八、捷脫密爾之行	五六

十九、一項危險的任命.....	六一
二十、一程夜路.....	六五
二十一、逮捕！.....	七〇
二十二、第一次審問.....	七五
二十三、第二次審問.....	八〇
二十四、一次意外的風波.....	八六
二十五、在辛姆甫羅波爾.....	九三
二十六、手和心.....	九七
二十七、蜜月.....	一〇二
二十八、在耶爾塔.....	一〇六

二十九、尋覓

一一〇

三十、撤退

一一三

三十一、家庭劇

一一七

三十二、收場白

一二二

一、一個回憶晚會

十月革命紀念節日，在列寧格勒的一家工廠里面，組織了一個回憶晚會。

什麼人願意，什麼人就來談談以往的戰鬥日子，他或她的參加革命，和英雄的事業，以及跟著名革命家的交往。

這種回憶是彼此交談着的，不是嚴重非凡的，大廳裏面並不陳設講台講桌。客人們在一杯揚溢着友情的茶的旁邊自由地談着他們的說話。這給予他們以一種生動而自然的機會。那一晚我的記事簿上，橫七豎八地塗滿了有趣的筆錄和故事的題材。

那裏面有一個叫做李昂杜夫的工廠裏的理髮師曾大受他的聽衆歡迎。他非常有趣地談着革命前的他的種種經驗，那時候他在馬爾斯卡雅街的一家漂亮的理髮鋪子裏做工，給各式各樣的將軍和大公們剪髮刮鬚。他們真是一些驕橫傲慢的顧客，當他給他們修剪的時候，不允許他在他們的珍貴的皮膚上按一下手指的。李昂杜夫講着他過去見聞到的許多有趣的事情，引得大家大笑不止。但是以後再談吧。……

當李昂杜夫結束了的時候，一個老年的鎖匠，名叫顧路特可夫的，曾經在二月革命裏受了傷的起來作了一次短短的說話。他講的是跟警察在街道上的幾次衝突的情形，其

中有一次他受了傷。

最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廠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若干時候前榮獲紅旗勳章的起來說話了。

……

……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

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說話，一段長長的生活、革命、內戰，和比里古濃的著名戰役，和俄羅斯上層階級的逃亡出外的回憶，是特別有魅力而引人入勝的。

那是一個經過了革命事變的熔爐的人的故事。

當她開始那簡單的日常生活經歷的敘述的時候，我就覺察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等到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她的故事給我了一種特別的，意味深長的印象。

每一個人受到她的話語的激引，一個半鐘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在休息的時候，我走向凱雪諾娃同志，請求她允許我寫一篇關於她的生活。

「不，假使那僅僅爲了有趣的話，」安娜·凱雪諾娃說。「我不願人們把我的故事當作笑話的。但是假使這對於革命運動有益的，那我就答應你來寫它。」

「不過我剛纔告訴你的那一切，」她接着說「已經是早就過去的歷史了。現在我們感到興趣的是一些別的東西呵——我們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關於我生活的陳舊的故事在目前比起別的，更現代的題材來，在文學上恐怕不會同樣有用處吧。」

「正是這個陳舊的故事，它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有趣的，」我說，「因為沒有了這種

故事，那末說不在現在我們所有的每一件東西都不會存在的。」
最後我們說好，當我完成小說的時候，我們還得見一次面，讓她有機會來校正我寫的東西裏面的任何錯誤或不合事實的偏向。

後來當她在我的作品中並未發見任何嚴重的錯誤的時候，安娜·凱雪諾娃同志便答應我發表這個關於她生活的故事。我必須着重地來說明這個事實的，在我的作品裏面，我曾經自始至終努力於保存主角所有的特質，她的特有的聲調，語氣和風姿的。

在我開始說我的故事之前，無論如何，我得說幾句關於凱雪諾娃的外形的說話的。她中等身材，有一點肥胖。現在大約四十歲。生有藍色的眼睛，褐色的頭髮，一個稍虎廣闊的面孔。在她青年時期，她許是非常漂亮的，有着少見的，健康的俄羅斯式的美麗，揚溢着力量，自信，和一種奇異的鎮靜。
下面就是凱雪諾娃告訴我的。

二、安娜·凱雪諾娃同志的自述

三、兒童時代

我生在一個勞動者的家庭裏。我的爸爸拉夫倫脫·凱雪諾夫不是種田人。他是一個廠工，在一家煉糖廠裏做工。我們住在離基也夫四十公里的地方。

但是他在對日戰爭的時期裏，因為參加了一次工廠的罷工而被捕了，並且又被送到別處去。從此他就沒有回來。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正好比有一個炸彈在我們家裏爆炸了似的。我的爸爸沒有歸來，我的大哥，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到波斯去就下了。我的一個病着的姊姊接着死了。我的媽媽因為這種種打擊而開始陷入有如風中殘燭，不久她也死了。

那麼樣，七歲的我從此便成為完全完全的孤兒了。我的惟一的親戚是在基也夫的一位姑母。因此，這位姑母便被邀着來看看該怎樣來辦。我的姑母看見只有我一個人了，大吃一驚，她就把我送到近村的她的一個富農朋友家裏當一個婢女。

這個富農有着一個大家庭；他的親戚；他自己；兩個兒子，米希嘉和阿吐希嘉；和一個小娃娃，芬雅，這就是我要照顧的一個。

而我不過才七歲。你可以猜想得出來，我在那樣的年齡我會是怎樣的一個婢女！或

者說，那時候要我去照顧一個女娃娃那又是何等的可笑！

在我的一生中間，我都可以回想得起這富農的家庭的。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富有的農人，一個農奴的合法所有者，馬克沁。地廼夫。

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大。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張。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來。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張。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來。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張。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來。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張。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來。他還僱有若干短工給他種田和照料畜牲。

二、

四、在工廠裏面

富農地延天看出我是怎樣一個婦女之後，便決定送我到一家工廠裏去。接着，他送我到煉糖廠裏去，那裏我的爸爸曾經工作過的。

那就是我開始在煉糖廠裏工作了。一天我做十二小時的工。一蘇當我回到家？在家裏我也得不到休息的。我得繼續在家裏工作。我得拾取木柴。我得打掃房屋。我得放牛羣到草地上去。我得餵雞鴨。而且我這得照顧芬雅。第二天早上五點鐘我又得上了工。我希望玩玩洋囫圇，或者和別的孩子一起跑跑跳跳，但是代替這些的，卻就是那種那個時候我所得到的什麼了。孩子們揀着甜菜。每一個孩子有着一根鐵鈎。用了具三在煉糖廠裏面，孩子們做零工。孩子們揀着甜菜。每一個孩子有着一根鐵鈎。用了這根鐵鈎我們忽前忽後地來去拾起甜菜，因為它們被放進籃子裏的時候，常常會掉出來。當我九歲的時候，從這種較輕的工作調換到桌台旁邊去工作了，那裏是切甜菜的地方。放着好幾種特製的箱子，甜菜就得拋到那裏去的。我們孩子們就做着這樣的工作，

拾起切斷下來的，把它們放進箱子裏去。

但當我十二歲的生日來到的時候，我自己也坐上一只桌台了。在那裏我切着甜菜。這樣我一直工作到十五歲。

這樣的工作，富農地延夫付給我一個盧布一個月。可是他自已卻代我收進了開始每月三盧布，後來是八盧布。

他從我身上每月取得八個盧布前後一共有六年。

但是我照舊從他那裏領到一個盧布。靠着這份錢，我置買鞋子和衣服。當我從他處接受這每一塊錢的盧布的時候，他還得使我感謝他，好像那是一種恩惠。而我却也由衷地感謝他的，因為我不明白事情不應當那麼樣的。我還不知道從革命的觀點看來，那是一種不體面的行爲。我不明白什麼事情，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正好像生活在叢林裏的一樣的兇暴。

一直到革命來到的時候，我才開始懂得一些事情。

在基也夫我是一個廚子。這卻並沒有兩樣，我能夠回想起那種剝削的。我突然記起他曾經怎樣給我一個盧布而他自已收進了其餘的了。除此之外，他還曾經怎樣要我在家裏做工，以致我二十四小時中睡不足

五小時。

當我回想起這種種的時候，我簡直不能控制我自己了。我忿忿得發起抖來，我甚至

於決心要到村子裏去跟地延夫作一次談判。

這是在二月革命之後不久。

三、以林之許

五、回村之行

那時候我大約十九歲。那時候，我說過了，我住在基也夫。我是一個僕婦，一個廚子。

對於我這可算得是我的精神上的一次特別的激動，當我突然回想起這種剝削，並且決心要回去一行。

我勸我自己我須到村子裏去一下，可是在那裏我委實沒有事情要做的。

一直到五一節我走向村子裏里去了。我到了地延夫的住宅。他正坐在走廊裏，晒着春天的陽光。

我已經有三年沒有看見他了，但我卻沒有向他鞠躬。他也沒有向我打招呼。

「你要幹什麼，闖進別人的天井？」他粗暴地說。「到什麼人家的呵？」

於是，我向他說，不易壓制我的憤怒地：「爲什麼你給我一個盧布，你還不要廠的老傢伙，你自己卻收進了八個盧布？」

道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說，這該算什麼？」

但是地延夫對於這些說話卻大笑起來了，他叫他的兒子米希嘉和阿吐希嘉趕我出他

的天井。

於是我驚訝起來，原來革命並沒有來解除我靈魂上的苦難。後來我才發見那是另外一種的革命，跟我們是不相干的。我們須等待六個多月以後的那一個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才會把每一件事情弄得端端正正。總之無論怎樣，地延夫嘲笑了我的說話的。他笑得這樣的厲害，幾乎連叫米希嘉和

阿吐希嘉都喊不成聲了。

當他們跑前來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我在基也夫的三年裏面，他們怎樣長大了的。會出他們正像兩匹壯健的小馬。

地延夫對他們說：『來啊，你們把這個繞着辮子的母狗趕出去，她從基也夫帶了一套胡說白道來到這裏。』

富農的大兒子米希嘉不願聽我走說：『不要那麼樣吧！』他說。但是別一個兒子，阿吐希嘉卻像石頭野牛似地衝向我來了。

他開始踢我。接着拖我出了天井。臥室我們一同扯到街道上。我們突然地停住了。我面對着面。

他笑着說：『我趕你離開天井，恩尤特卡，因為爸爸要我這樣做的，不過假使你要

在我們這兒找工作的話，你可以留下來，給我捉捉跳蚤。」

他的嘲弄的說話使我覺得面前的一切東西變得黑暗起來。因為他的粗齒的無禮的說話，我失常了。

我突然地抓起靠在牆上的木製的牛鞭，用它打向阿吐希嘉，富農的兒子。我打了他二下，又是一下。於是，我相信我便開始用了那個牛鞭槌子似地打了他的。

於是他驀地覺得害怕起來了。當他看到我的大怒的時候——他想不到這樣的大怒會出之於一個女人的。

他恐怖地叫喊：「救命呵！看她怎樣在對付我的呵！」接着突然奔回家去了，鼻子裏淌着血。

我這才回復我的知覺，走開了。我甚至也不回頭去看看有沒有人在我後面追着。我記得在那個時候，我簡直把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

後來我祇知道老傢伙地延夫本來想用散槍彈親自來打我的，不過他却不敢，因為他們告訴他，我是市蘇維埃的一份子。

那時候，我一點不知道他將要怎樣，祇是毫無所懼地走着，意思就是從此不轉來的了。